

# 《千百年眼》

## 校释

(明)张燧 撰  
朱志先 校释



武汉大  
WUHAN UNIVERSITY PRESS

# 《千百年眼》

## 校释

(明)张燧 撰  
朱志先 校释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史源学视野下  
张燧《千百年眼》整理与研究”(2011LW018)成果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百年眼》校释/(明)张燧撰;朱志先校释.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8

ISBN 978-7-307-20308-2

I.千… II.①张… ②朱… III.①中国历史—研究 ②《千百年眼》—注释 IV.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44095 号

责任编辑:李程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汪冰滢

---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31.25 字数:512千字 插页:1

版次: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20308-2 定价:96.00元

---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前言：张燧及其《千百年眼》

《千百年眼》是明代崇祯年间湘潭学人张燧所撰的一部读书札记，共有 511 个条目。张燧以编年的形式，将上自先秦下迄明代数千年历史长河中颇具识见的内容予以摘录，并附以简要评析。张燧以其独具特色的史眼将众多历史疑案、学术争鸣之事展现于世人面前，供后世学人借鉴。

### 一、张燧生平及其著述介绍

#### (一) 张燧生平简介

张燧，字和仲，湖南湘潭人，生卒年月不详，著有《千百年眼》《经世挈要》《易筏》《未见编》等。其祖父张大学，字文轩，“端谨有法度”，为人仗义，在当地颇有声名<sup>①</sup>。其父张嘉言，字克扬<sup>②</sup>，万历壬辰（1592）进士，著有《在公录》。

有关张燧的生平记载，较早的为郭金台《张和仲小传》：

张燧，字和仲，出潭华族，父兄弟皆贵，好治生产业，而和仲汲汲务友朋书史，言动静治，不尚苟同。自太学还，构香海居<sup>③</sup>，周匝清流古木，中系一舸，无浓寒溽暑，晨起手一卷，命僮着纸笔自随，

---

① 王闿运：光绪《湘潭县志》卷八《张嘉言传》，清光绪十五年刻本。

② 郭金台《石村诗文集》文集卷上《张寰应先生小传》及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张寰应工部》称张嘉言字寰应。

③ 按：郭金台此言非虚，据张燧刊于崇祯六年（1633）《经世挈要·纪事》的落款为“湘潭张燧顿首识于香海之稽古堂中”，香海之稽古堂即郭金台所言之香海居。

有省辄记识之，虽藩溷不释。兴至，偕僧具香茗上舟，拽荡前湾浓阴树下，展书凝坐，篆烟茶沸，往往好鸟送音，弄羽其上，亦不知去也。予常至其地，三叹，谓太平受读书福，无如此君者，所著《未见编》《千百年眼》《易筏》行世。或曰与其好友夏君宪，讳楷者同墓。时未乱，以病卒于家，又考终云<sup>①</sup>。

王闳运《湘潭县志》卷八《张嘉言传》载：

嘉言次子燧，字和仲，兄弟皆生富贵，好治生产业，而燧独务友朋，耽书史不为苟同，肆业国子监。还构香海居，周匝清流古木，中系以舟，无寒暑。晨起即手一卷，命僮仆载纸笔自随，有省辄识之，虽藩溷不释。兴至，偕僧具香茗，泛舟绿阴，展书凝坐，好鸟送音，欣然忘返，所著有《易筏》及《未见编》《千百年眼》均刊行，而《千百年眼》盛传于时，王夫之谓当时词人恃此为稗贩之具，其后阮元亦称其书湘中顾无有传之者。燧与南昌陈宏绪善，尝为宏绪言汉淮阴侯之难，酈侯阴使人于南越托其子于赵佗，佗令去韩之半为韦。今土司韦氏者，其后也。文终书韦氏世宝守之，其后盛传韩信有后为韦，源自燧也。崇禎末，以疾卒于家。燧友人夏楷，字君宪，燧所著，楷皆助之成书。燧先卒，楷至康熙中犹存，不求仕进，隐身以终。楷好为诗，当钟惺、谭元春之诗盛行，周圣楷等争相附和，楷断断自异，为诗多感述时事，哀而不怨，邓显鹤以为苕楚诗人之遗<sup>②</sup>。

按：王闳运所论张燧之生平疑源自郭金台之文<sup>③</sup>，认为张燧因病于崇禎末年卒于家中。

但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王惕斋所刊印的《千百年眼》中，有驻日公使孙点的一篇序跋，其文为：

明张君和仲燧，籍潇湘，读书好古，不求闻达。尝著有《千百年

① 郭金台：《石村诗文集》文集卷上。

② 王闳运：光绪《湘潭县志》，清光绪十五年刻本。

③ 按：王闳运有关张嘉言的记载亦当是源自郭金台《张襄应先生小传》。

眼》一书，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网罗美备，持论尤极平允。其抒写心得，独具只眼处，足令阅者惊其新颖，得未曾有。然核其事实，按之情理，并无一毫偏倚于其间，洵杰作也。时当明末，天下汹汹，不可以朝夕居，浮海东游，籍以避世。此稿适行篋中。日本为同文国，当时朝政未改，崇尚儒术，列藩建学，优礼名流。胜朝遗民，若朱舜水、陈升庵、戴曼公、张非文等，先后来东，昌明汉学。海滨文物，于焉极盛。酒井藩主与张君善，得读所著，忻然心赏，即付梨枣，以餉同好。未几，复毁于兵火。后三百年，四明王子惕斋来游，从侯公家，得初印善本，宝之多年，欲再搜访其一，竟不可得。中原坊肆及藏书家非特未见，且未之闻。因用铜版缩刊二册，将以传播四方，扩人眼界，其意良厚。刊将成，乞余校正。原本讹谬，亦所不免。偶举所见，略为更易。即竣事，为志其缘起以□之。至其佳处，美不胜收，明眼人自当共赏，不待赘言矣。

孙点之《跋》可以提供如下信息：其一，《千百年眼》是一部通论性的杰作，且“网罗美备”，观点新颖；其二，张燧是在明末时乱之际流亡日本，且随身携带着《千百年眼》；其三，张燧与酒井藩主关系很好，藩主很欣赏《千百年眼》，予以刊刻，但很快“毁于兵火”，即使在日本也不好觅得此本；其四，王惕斋好不容易得到其初印本，缘于中国没有流播此书，甚者，“中原坊肆及藏书家非特未见，且未之闻”，故以“铜版缩刊二册”，借以传播其内容。

有关张燧之生平，到此有两种说法：其一，于崇祯末年天下未乱之际，因病卒于家；其二，崇祯末年天下大乱时，避乱于日本。对于这两种说法，后来学者多持第二种观点。

王承平《古今史要·序》：

是书为前明张和仲先生所著，上下数千年，碎玉零金，无美不备，原名《千百年眼》，其命名之意深焉矣。先生生于明末，遁迹扶桑，不求仕进。三百年于兹是书，乃得以由东岛而入中土，然则吉光片羽之幸未泯灭者，彼都人士珍藏之意可见，好古之意亦可见矣<sup>①</sup>。

<sup>①</sup> 按：王承平此《序》，当是参依孙点《跋》。

王承平此《序》，当是参依孙点《跋》，另外，俞樾《古今史要·弁言》有文，“原书本名《千百年眼》，久佚无传本，有友人以重价购自东瀛，将付石印，意犹豫，因贻书嘱予审定”。

徐凌霄、徐一士据孙点之跋，认为“张氏书成于万历四十二年，明末避地日本，携稿自随。光绪十四年，始重印传入中国”<sup>①</sup>。

《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第四编“文化篇·《千百年眼》”条有文：

张燧，字和仲，自署其籍贯为潇湘……张氏为明末人，迨明亡入日本，其书传于东土。清末，驻日公使馆职员孙点始得而刊之，乃传于世<sup>②</sup>。

可见顾颉刚亦是由孙点《跋》认为张燧最后东渡日本。

宋恕《宋恕集》指出，日本学者馆森鸿(1863—1942)《亲灯余录》中载有张燧在日本之言行，并称“其所记永明太后、朱舜水、张斐、独立禅师、张燧、汤来贺之言行，尤此土之要故也”<sup>③</sup>。按：今关天彭《日本流寓的明末诸士》中言他和馆森鸿(字袖海)聊天时，得知《千百年眼》一书，经馆森鸿介绍，今关天彭找到王惕斋刊印的《千百年眼》<sup>④</sup>，由此可知，馆森鸿所言张燧在日本一事亦是通过孙点《千百年眼·跋》得知。

钱茂伟根据孙点《千百年眼·跋》认为“明朝末年后张燧避难东渡到了日本”<sup>⑤</sup>，王子今亦认为此乃新发现，“值得治学术史者重视”<sup>⑥</sup>。

上述观点，不管直接或间接都认可孙点的观点，即认为张燧在明末东渡日本，那么上述观点是否正确呢？

①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1)，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53页。

② 顾颉刚著，顾洪编：《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422页。

③ 宋恕：《亲灯余录序》，胡珠生编：《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95页。

④ 今关天彭：《日本流寓之明末诸士》，北京今关研究室1928年版，第1页。

⑤ 钱茂伟：《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型嬗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7页。又见于《张燧〈千百年眼〉：晚明史学的杰作》(《学术月刊》2001年第5期)。王宝平《清季寓日中国人刻书考述》亦是据孙点《千百年眼·跋》认为张燧是明末避战乱赴日(《文献》2011年第4期)。

⑥ 王子今：《千百年眼》，《博览群书》2002年第7期。

我们不妨先分析一下郭金台之论。

郭金台，字幼隗，湘潭人，其所著《石村诗文集》载有《张寰应先生小传》《张和仲小传》。光绪十四年本《湘潭县志·张嘉言传》附《张燧传》，即是采纳郭金台之说，认为张燧卒于家<sup>①</sup>。郭金台这篇《张和仲小传》是相对较早记载张燧生平的文章，其言张燧“时未乱，以疾卒于家”，“时未乱”至少可以界定到李自成攻陷北京前<sup>②</sup>。另据，《石村文集》中序跋的落款，最早的为崇祯庚辰（1640），还有崇祯壬午（1642），张燧《经世挈要》中其自序的《纪事》，落款为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十一日。还有林春胜《论〈千百年眼〉》中指出“闻崇祯之乱，文武百官二百人降于闯贼，未闻有几多义士也。若使燧在此时，以何解之？”说明崇祯朝覆灭前，张燧已经去世。依郭金台之言、张燧《经世挈要·纪事》的落款以及林春胜之论，大致可以推定张燧1633年还健在，因病卒于1640年左右。

再来看今关天彭的观点，其所著《日本流寓的明末诸士》中对张燧及其《千百年眼》介绍较多。<sup>③</sup>

1925年除夕，今关天彭在与馆森鸿交谈中了解到张燧及其《千百年眼》，通过阅读王惕斋刊印之《千百年眼》，对孙点《跋》中所言感到疑惑，于是找到酒井板的《千百年眼》，此书卷头有清田儋叟（1719—1785）、皆川淇园（1734—1807）所作序，卷末系栗元恺的跋文。皆川淇园及栗元恺的序跋介绍了酒井板的刊印过程，大体是皆川淇园听闻《千百年眼》所载内容很好，便在书肆寻觅此书，一直没有找到此书。后来听栗元恺称他的一位爱好古籍的朋友田君修有此书，经栗元恺介绍，皆川淇园得以拜读《千百年眼》，而田君修亦认为《千百年眼》是本奇书，便请皆川淇园校订，并于明和四年（1767）刊印<sup>④</sup>。由于田君修所刊《千百年眼》的序跋中并无

① 《湘潭县志》（光绪十四年本），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7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43~644页。

② 按：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10）指出张燧1642年前后在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38页）。

③ 参见今关天彭：《日本流寓之明末诸士》，北京今关研究室1928年版，第1~8页。按：《鲁迅日记》1929年6月20日载“晚内山延钦于陶乐春，同席长谷川本吉、绢笠佐一郎、横山宪三、今关天彭、王植三，共七人。天彭君见赠《日本流寓之明末名士》一本”（人民文学社1959年版，第648页）。

④ 有关明和四年刻本《千百年眼》的序跋可参见附录一。



介绍张燧与酒井藩主的关系，今关天彭通过分析认为孙点所言张燧在明末时东来日本完全是空穴来风，子虚乌有之事<sup>①</sup>，张燧与酒井藩主的关系亦是附会<sup>②</sup>，称“中原坊肆及藏书家非特未见，且未之闻”，无非是出于满足读者猎奇的心理，借以提高其卖点<sup>③</sup>。

今关天彭分析孙点《千百年眼·跋》有故弄玄虚、夸张不实之说有一定道理。首先，孙点善于作广告性的书跋，且效果极好，如其所言：“四明王惕斋商于日本之东都，曩刻《千百年眼》，既属余校订，念其可以医俭腹者之病，厥功匪浅，欣然应之，未一月而竣事，近闻已畅行于中外矣。昨又以《诊病奇佶》抄本，乞为删润，受而读之……”<sup>④</sup>他为王惕斋刊印《千百年眼》作《跋》后一个月，王惕斋又请他为所刊《诊病奇佶》作《叙》，其文为：“王子满腹经纶，苦无用处，乃以善本付之手民，以公诸世，亦救时之良品欤！良医、良相俱征于此，谁谓此中人不具大知识耶！”<sup>⑤</sup>其次，王惕斋应该是一个爱好古籍，善于运作的书商。光绪十四年在日本看到丹波元简的《诊病奇佶》比较实用，便予以刊印，并请留日外交官傅云龙作《叙》，傅云龙称“王君惕斋见日本丹波氏元简所著《诊病奇佶》二卷为医者导诊腹一法……问叙于云龙……惕斋刊之，是以仁术一端欤！”除了傅云龙的《叙》之外，还有廖宗诚《叙》：“充此术而善行之，将跻夭扎于仁寿，不谓之非常不可也。惕斋印之，以广其传，其功顾不伟哉！”沈文莹称《诊病奇佶》之译者松井操为“医学之孙武”。可见，一本书有四篇颇具煽动性的序跋，自然可以提高其卖点。鉴于书跋的广告性效应，今关天彭所言孙点《千百年眼·跋》的不实之词，当不是无中生有。

再者，作为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学者林鹅峰（1618—1680），曾经是酒井藩主的幕僚，偶然从书肆中购得张燧的《千百年眼》，并且予以仔细点读，写有《论千百年眼》一文，对《千百年眼》一书评价并不高，“唯恐初学之士躐等，驰虚远者见此等之书，则其害甚于博弈酒色乎！故今一览之后，緘封之，藏于匣底，不使儿辈见之，伊川先生不见杂书

① 今关天彭：《日本流寓之明末诸士》，北京今关研究室 1928 年版，第 4 页。

② 今关天彭：《日本流寓之明末诸士》，北京今关研究室 1928 年版，第 5 页。

③ 今关天彭：《日本流寓之明末诸士》，北京今关研究室 1928 年版，第 7~8 页。

④ 参见丹波元简：《诊病奇佶·孙点叙》，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

⑤ 参见丹波元简：《诊病奇佶·孙点叙》，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

之戒，宜哉！”<sup>①</sup>文中未见介绍张燧与酒井藩主的关系。倘若张燧与酒井藩主关系密切，林鹅峰应该在文中会提及张燧在日本的情况，或者是张燧与酒井藩主交游的情况。可见，孙点所言，的确有点故弄玄虚之感。

综上所述，张燧《千百年眼》于明末清初已传入日本，但张燧卒于家的可能性更大。其原因在于：郭金台，系湘潭人，生于1609年，卒于1676年，在张燧1633年刊印《经世挈要》时，郭金台24岁，对于张燧这位湘潭名人，郭金台自然相对比较了解。据《张和仲小传》所言，郭金台还去过张燧的家，甚至他为张嘉言<sup>②</sup>、张和仲作的《传》为《湘潭县志》所采纳。故郭金台所掌握的情况可信度更强些，如果张燧真的避难日本，郭金台也没有必要为其掩饰。由此可见，《千百年眼》一书曾东传日本，然后又回传中国，但张燧本人未东渡日本，卒于家之说更可靠些。

## （二）张燧著述简介

张燧的著述有《千百年眼》《经世挈要》《易筏》《未见编》等，目前传于世的为《千百年眼》十二卷、《经世挈要》二十二卷。

《千百年眼》十二卷，系张燧的读书笔记，共511个条目（卷一28条，卷二40条，卷三45条，卷四46条，卷五43条，卷六55条，卷七47条，卷八37条，卷九46条，卷十42条，卷十一34条，卷十二48条）。

在内容的编排上，以时间为序，自先秦迄明代。卷一至卷三主要涉及先秦相关问题；卷四至卷六主要涉及秦汉魏晋相关问题；卷七至卷八主要抄录南北朝及隋唐相关问题；卷九至卷十一主要涉及宋元相关问题；卷十二是涉及明代的相关问题。在内容的分类上，可分为历史评论、史学评论、史实考证及史事记述。<sup>③</sup>在编撰的体例上，着力会通（自先秦迄明代，

① 林恕：《鹅峰先生林学士文集》卷四十八《论二·论千百年眼》，日本元禄二年（1689）刻本。按：据《论千百年眼》一文的落款，可知此文撰于1657年。

② 《石村文集·张寰应先生小传》，《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4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页。按张嘉言，字寰应，万历壬辰进士。

③ 钱茂伟认为“《千百年眼》的内容，从论述方法上来说，大体上可分三部分，一是史事考据，二是史事论述，三是历史现象的归纳”（《张燧〈千百年眼〉：晚明史学的杰作》，《学术月刊》2001年第5期）。周文象在此方面着力较多，将全书的511条划分为三个方面：史事（史实记载、史实考证及史论）、史书与史学发展（史考、史书评论及史学发展）、人物（人物事迹记载、人物考证及人物事迹评价）（参见周文象：《张燧〈千百年眼〉研究》，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依张燧《千百年眼·小引》所论，其所抄内容系“可喜可悦可惊可怪之语，俗儒所不敢道，与文人之所不能道”，且有自己见解之文。

涉及两千余年之历史)，强调释疑(多以醒目标题，揭示历史疑案)。在著述的性质上，应该属于纂辑之札记<sup>①</sup>。

《经世挈要》二十二卷，主要记载与国家时局、百姓生息相关的重要事项，每个篇章均以醒目标题显之，诸如京师防御、京师形势、京营练兵、宣府兵马、辽阳水防、金陵军饷、将权宜专、腰刀造法、造车之法、三吴水利、倭奴狡计等。卷一至卷九言京师、宣大、辽东、山西、河北、陕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榆林、河套、登莱、松潘、金陵、广东等地的地理形势，驻军，练兵，屯田，边政，边防，兵饷，海防等；卷十至卷十三载选将、练兵、营制、乡兵、卫兵、募兵、兵器、火药、阵法、车阵等；卷十四到卷二十言屯政、漕运、海运、河工、河道、水利、马政、盐政、盐法、钱法、赋役等；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二载防倭、备倭等项<sup>②</sup>。

《千百年眼》侧重于史事辨析、史实考证、史事归纳等，《经世挈要》主要瞩目于时政要务。

## 二、《千百年眼》的版本述要

张燧《千百年眼》十二卷，初刊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迄今中外版本有20余种，且不同版本在内容方面有一定的差异。鉴于《千百年眼》一书深受学界关注，笔者试将其版本作一系统梳理，以冀有裨于学界对《千百年眼》的进一步研究<sup>③</sup>。

### (一) 明代刻本

张燧《千百年眼》在刊刻的过程中，当世狂人邹元标为之作序，每卷

① 可参见董恩林：《历史编纂学论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② 按：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150页）对张燧《经世挈要》的内容进行概述；杨绪敏《晚明张燧〈经世挈要〉及其经世思想探研》（《史学月刊》2009年第6期）对张燧《经世挈要》的内容予以探析，并论析其经世思想的表现。

③ 按：周文象《张燧〈千百年眼〉研究》中对《千百年眼》的刊刻及著录情况进行了简介（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皆有校阅人，且多为名人，为《千百年眼》的流播提供了名人效应，以至如王夫之所言“当时词人，恃此为稗贩之具”。

朱家潘《故宫藏禁毁书录》指出《千百年眼》见于“全毁书目”，并对《千百年眼》版本予以描述，“明张燧撰，明万历四十二年稽古堂刻本。五册。传世现存四部。半页八行，行十九字，四周单边，白口，目录末左下角刻‘稽古堂藏板’，版心下镌‘罗士邦刻’、‘罗时泰刻’、‘吉水廖国英刻’、‘吉水刘三仁刻’、‘吉水邓洪刻’、‘吉水杨愁贤刊’、‘文水孙湘刊’等”<sup>①</sup>。

《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11册，影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万历四十二年稽古堂刻本，此本第十二卷目录中有四十八条，但目录中从“杨善迎銮之功”到“待宗藩之法”共二十一条，皆是仅有条目，在正文中却没有内容。另，此本有张燧的“小引”，没有邹元标的“小序”。此外，周广业《冬集纪程》中所言他在乾隆四十八年正月还在阅读张燧的《千百年眼》<sup>②</sup>，说明此书在当时可能是抽毁，即把第十二卷中的二十一条抽毁掉。或者《千百年眼》在当时是虽禁犹传。

湖北省黄冈市图书馆藏有张燧《千百年眼》十二卷，明万历四十二年稽古堂刊本。四册一函。半页八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目录中详列十二卷之标题及每卷中所含条目数，共511条。第一页为邹元标《千百年眼·小序》，版心题为“罗士邦刻”，次为张燧《千百年眼·小引》，版心题为“吉水罗士邦刻”。《小序》《小引》落款皆为万历甲寅（1614）。其中卷十二缺“杨善迎銮之功”（标题及内容）、“龚遂荣定迎銮之礼”（无标题有内容）及“天生人才为世用”（有标题无内容）。再者，此本有许多眉批、夹批，部分内容有句读，批注者对原文有径改之处，譬如改“孙”为“孺”、“神”为“裨”、“弹”为“殫”等。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有《千百年眼》十二卷，明万历刊本，三册，框高20.9厘米，宽14厘米，八行十九字，白口，单白鱼尾，四周单边，

<sup>①</sup> 朱家潘：《故宫退食录》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页。另，清华大学图书馆编《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中言：“千百年眼十二卷（明）张燧撰，明万历年刻本，六册一函，八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单边。钤‘观生庐’、‘拂’二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sup>②</sup> 国学扶轮社校辑：《古今说部丛书》第9集第6册，中国图书公司和记1915年版，第51页。

无直格<sup>①</sup>。此刊本又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天一阁博物馆编《别宥斋藏书目录》(上)记载：

明张燧撰。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四册。有“慈溪冯氏醉经阁图籍”朱文方印、“五桥珍藏”白文方印、“别宥斋”朱文方印、“萧山朱鼎煦收藏书籍”朱文长方<sup>②</sup>。

沈津对藏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千百年眼》描述如下：

《千百年眼》十二卷，明张燧撰，明万历刻本。四册。半页八行十九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框高 21.2 厘米，宽 13.2 厘米。题：“潇湘张燧和仲纂，携李范明泰长康阅”；“潇湘张和仲纂，宛陵唐一澄君浞阅”；“潇湘张燧和仲纂，长洲陈元素古白阅”等。前有万历四十二年(1614)邹元标序，万历四十二年张燧自序。……

《清代禁书总目》、《清代禁书知见录》著录。此本有佚名朱笔圈点。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是书，然有二种明万历刻本，行款均同此本，前种北京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等四馆入藏；后者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六馆入藏，此本不知同何馆所藏。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有明万历四十二年潇湘张氏稽古阁刻本。日本内阁文库、尊经阁文库亦有入藏<sup>③</sup>。

①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系统编：《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4~85 页。又见于贾晋华主编：《香港所藏古籍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2 页。此书目将其纳入史部·史评类，其介绍为“《千百年眼》12 卷 3 册，明万历年间(1573—1620)刻本，港大 AC150. C4872”。

② 天一阁博物馆编：《别宥斋藏书目录》(上)，宁波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24 页。

③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69 页。沈津称《千百年眼》“所述上自先秦典籍，下迄诸史百家，力破俗儒拘儒剿袭古人雅慧之陈言，乃别开生面之史论随笔”。按：黄冈市图书馆所藏本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版本相同。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张燧《千百年眼》十二卷，四册一函，每叶八行十九字，每册首页有“黄冈杨氏藏书”的印章。其登录号日期为民国二十三年11月24日，北大图书馆收录<sup>①</sup>。

李文衡《清代禁书版本丛谈》对万历本《千百年眼》介绍如下：

据目录全书五百十二则，卷六是五十五则，误为五十六则，实为五百十一则。八行十九字，框21×13厘米，四周单边，版心上刊书名，白单鱼尾。收藏有“绶珊收藏善本”、“琅园秘笈”、“虚谷珍藏”三印<sup>②</sup>。

明末，张燧《千百年眼》还有崇祯间刻本<sup>③</sup>，笔者寡闻，未见关于此版的更多介绍。

## (二) 清代刻本

清代乾隆年间，《千百年眼》被列为禁毁书目，如：乾隆四十年五月三十日，“安徽巡抚裴宗锡奏续查违碍各书遵旨解送折”中，指出“又《千百年眼》、《李氏藏书》、《李氏焚书》三种，虽非野史，亦无悖逆诋毁之处，但立论诞妄，毁谤圣贤，甚有关于世道人心，应请一并销毁，以免贻惑后世”。乾隆五十年四月三十日，安徽巡抚书麟上奏的禁毁书的清单中有“张燧《千百年眼》四本，全”<sup>④</sup>。

湖北省图书馆所藏万历四十二年刻本，线装，共五册。首先，这是一个残本（目录中脱卷十一、卷十二的条目名称，卷十二仅存“古今改元之误”“待宗藩之法”“理财急务”“天生人才为世用”四个条目，正文内容上

① 按：国家图书馆藏有万历四十二年潇湘张氏稽古楼刊本。8行，行19字，单栏，版心白口，单白鱼尾，上方记书名，下方记刻工；4册，框20.8×13.8厘米，钤“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朱文长方印、“王氏二十八宿研斋秘籍之印”朱文长方印、“恭绰”朱文方印、“遐庵经眼”白文方印、“玉父”白文长方印。

② 李文衡：《清代禁书版本丛谈》，《四川图书馆学报》1989年第5期。

③ 谢国桢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3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5~1936页。

脱卷十一、卷十二)，共一函五册，书前有邹元标的小序及张燧的小引。其次，其版本情况为：每半页8行，每行19字；版框高21.2厘米，宽14厘米；版心白口；四周双边，单线鱼尾。目录左下角刻“稽古堂藏板”。第一卷始页，范明泰长康阅，版心下镌“吉水廖国英刻”；第二卷始页，唐一澄君湜阅，版心下“镌吉州刘三仁刻”；第三卷始页，陈元素古白阅，版心下镌“吉水邓洪刻”；第四卷始页，胡宗仁彭举阅，版心下未有镌刻者姓名；第五卷始页，商家梅孟和阅，版心下镌“吉水杨懋贤刊”；第六卷始页，刘俊德司中阅，版心下未有镌刻者姓名；第七卷始页，陈世莹宁之阅，版心下未有镌刻者姓名；第八卷始页，李轸谪星阅，版心下未有镌刻者姓名；第九卷始页，谭元春友夏阅，版心下未有镌刻者姓名；第十卷始页，朱玉铉节也阅，版心下未有镌刻者姓名。再者，此本应该不是明代本，最早应该说是清代本。因其中“五胡”的“胡”作“湖”，“女真”的“真”作“直”，可见是有所避讳的。如果是明代万历本，这些字是无需避讳的<sup>①</sup>。

清初之删节本《稽古堂论古》<sup>②</sup>。

光绪二十五年龚氏石印本<sup>③</sup>。

① 按：国家图书馆藏有万历四十二年潇湘张氏稽古楼刊本，8行，行19字，单栏，版心白口，单白鱼尾，上方记书名。钤“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朱文长方印、“瑞轩”朱文方印、“曾经东山柳蓉过眼印”朱文方印、“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朱文方印，六册，框20.8×13.8厘米。另，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万历年间刻本《千百年眼》，8行，行19字，六册二函，其馆藏著录简述“原题：‘潇湘张燧和仲纂，携李范明泰长康阅。’按《湖南通志》卷一百十五：‘张燧，遂宁人，沅江县训导。’检《遂宁县志》无燧名，馆中又无《沅江志》，莫能详考。是书载全毁书目中。卷内言明事者仅一卷，又未涉及边防等事，诚不知其何故而禁绝之，燧博览载籍，著书颇学杨升庵，特学力未及；然亦时有新解。卷内有：‘万甦氏置’，‘金三泉堂图书’等印记。邹元标（序）万历四十二年（1614），自序万历四十二年（1614）”。

② “旧本题明张燧撰，今核其书即从《千百年眼》中摘出。盖坊贾伪立此名以售欺者，抄本尚新，是近时所依托也”，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八《稽古堂论古》。

③ 据张燧著，贺天新校点：《千百年眼·出版说明》，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光绪二十八年王增祺抄本、清朱知雄校，《千百年眼》十二卷<sup>①</sup>。

《经史千百年眼》十二卷，光绪二十九年成都三鹤山房刻本（现藏于四川自贡市图书馆馆藏、新疆大学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sup>②</sup>。李文衡《清代禁书版本丛谈》对成都三鹤山房刻本介绍较多，其文为：

清光绪二十九年成都三鹤山房刻本，无邹元标小序。张燧“小引”无年月，末题“明潇湘张燧书于稽古堂”。每卷无校阅人名。全书较明万历刻本少十六则，实只四百九十五则，计卷一无“伊尹放君误”一则，卷二无“孔子不梦周公非衰”一则，卷三无“孟子权衡失准”一则，卷四无“古文多譬况”、“立扶苏无救于亡秦”二则，卷五无“司马相如《美人赋》”一则，卷六无“伏波未是烈士”一则，卷八无“杜子关诗意”、“韩昌黎晚信佛老”、“柳子厚非国语报”三则，卷九无“宋儒教之盛昉于赵普”一则，卷十一无“吾儒异端”、“言语似佛”、“佛语通儒”、“佛典辅儒教而行”四则，卷十二无“永陵议礼是非”<sup>③</sup>。

对于清代张燧《千百年眼》刊本，又见于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介绍如下：万历四十二年张氏稽古楼刊，光绪戊子（十四年）四明王氏于日本刊铜版袖珍本，光绪己亥（二十五年）云间龚氏石印本，光绪癸卯（二十九年）成都三鹤山房刊<sup>④</sup>。光绪乙巳（三十一年）《重校本千百年眼》<sup>⑤</sup>。另

① 阳海清主编《中南、西南地区省、市图书馆馆藏古籍稿本提要》（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2页）载：“千百年眼十二卷，明张燧撰，清光绪二十八年王增祺钞本，清朱知雄校，四册（四川）。”

② 按：安平秋、章培恒主编《中国禁书大观》中亦载有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成都三鹤山房刻本（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652页）。另，李晴编《新疆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书目》（第3辑）（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载：“《经史千百年眼》十二卷，清张燧撰，清光绪二十九成都三鹤山房刊本，六册。”

③ 李文衡：《清代禁书版本丛谈》，《四川图书馆学报》1989年第5期。

④ 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2页。

⑤ 按：中国国家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藏有此本，共六册，光绪乙巳，上海史学社印。张燧《小引》在前，邹元标《千百年眼·序》次之，再者为俞樾《古今史要·弁言》，再次为王承平《古今史要·序》，第六册末有孙点的《跋》。每卷都题有校阅人，与万历四十二年刊本相同，此本亦是无标点。每叶11行，每行31字。此本很小，像是巾箱本或手帕本。



外，还有《千百年眼》的改名本《古今史要》<sup>①</sup>，遗憾笔者寡闻，未能窥见此本。清代印本还有《四千年史论惊奇》，实为《千百年眼》之更名本，现藏于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及国家图书馆<sup>②</sup>。

### (三) 民国刻本

民国时期，《千百年眼》刊本较多<sup>③</sup>，具体有：张燧著《精校经史千百年眼》十二卷，民国三年（1914）孟秋蔚成公司代印，共四册。首页有杨翰佩题首，后有张燧的《小引》<sup>④</sup>。张和仲著《千百年眼》十二卷（上中下三册），进步书局 1921 年版。此书附有《千百年眼提要》：“是书为明张和仲著，上自义轩，下迄明代，凡经史百家、二氏之言及稗官小说、家乘野语罔不搜罗殆尽，洞烛无遗。苏长公诗‘观书眼如月’，岂占毕小儒鼠目寸光，死□句下者所可比拟。嗜古之士苟奉斯书而把读之，则千百年事得，此《千百年眼》以向导之，又何至扣盘扞烛哉！”另外，还有邹元标所作序及张燧所作小引；纂者张和仲，校阅者樊尔勤：《千百年眼》十二卷，新文化书社印行 1934 年版（1934 年 8 月初印和 12 月再版），是为新式标点<sup>⑤</sup>；张和仲著，周郁浩标点，沈芝楠校阅，《千百年眼》，大达图书供应社 1934 年 10 月版；张和仲著，周郁浩标点，沈芝楠校阅，《千百年眼》，大达图书供应社 1935 年 3 月再版；张和仲著，周郁浩标点，沈芝楠校阅，

① 参见光绪乙巳（三十一年）《重校本千百年眼》之俞樾《古今史要弁言》。

② 按：此本属于铅印本，2 册一函，16 行 43 字，粗黑口，框高 16.6 厘米，宽 11.4 厘米。

③ 按：民国时期所刊出张和仲《千百年眼》较多，但都只有句读。

④ 国家图书馆藏有此本，每叶 12 行，每行 28 字。按：此本脱漏较多，卷一脱“伊尹放君之误”；卷二脱“孔子不梦周公非衰”；卷三脱“孟子权衡失准”；卷四脱“古文多譬况”“立扶苏无教于亡秦”；卷五脱“司马相如《美人赋》”；卷六脱“伏波未是烈士”；卷八脱“杜子美诗意”；卷九脱“宋儒教之盛昉于赵普”；卷十一脱“吾儒异端”“儒语似佛”“佛语通儒”“佛典辅儒教行”；卷十二脱“永陵议礼是非”。

⑤ 按：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 1911—1949 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下册（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276 页），认为上海新文化书社是 1924 年 8 月初版《千百年眼》，当误。此版本是不分卷的。